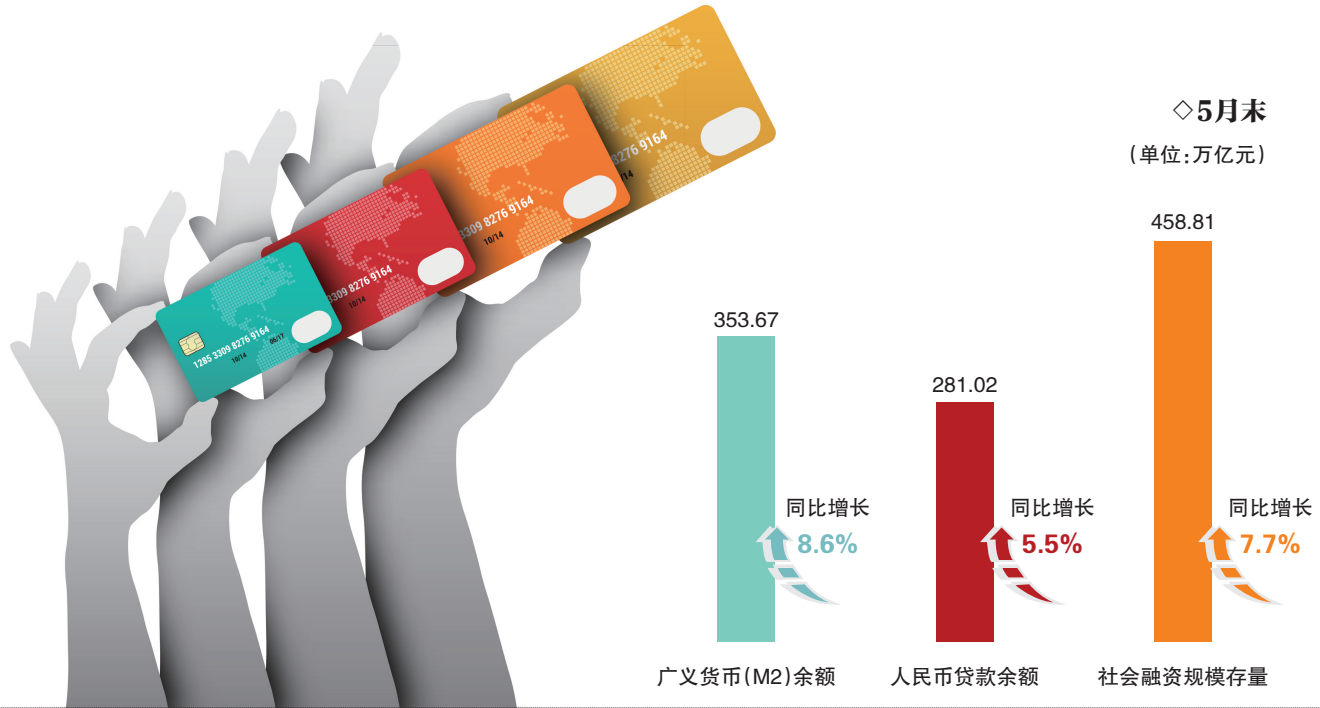


个人贷款增长回落 5月贷款增速换挡

新一期金融数据发布,金融总量继续合理增长,不过贷款端出现增速换挡。6月12日,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

业内专家表示,当前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和广义货币均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从增速来看,要客观理性看待贷款增速放缓,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期限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如今,随着经济结构向更加轻型化方向转型,贷款需求自然有所下降。从贷款结构数据中可以看到个人贷款增长回落,这是居民主动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自然过程。



居民杠杆率可能继续下降

5月金融统计数据 displays,5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

前5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9.11万亿元。部门看,住户贷款减少6314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6942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628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9.63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3.77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4.99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6999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2797亿元。

从单月来看,5月人民币贷款增加5200亿元,同比少增1000亿元,环比多增5300亿元。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这是因为5月企业生产经营景气度边际回落,投融资诉求难有显著提振,贷款投放仍面临需求不足压制。此外,融资渠道切换变迁、贷款利率自律管理强化以及季中月份考核压力偏小等影响下,5月信贷投放延续降速。但考虑到“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的政策导向,为防止信贷“小月”波动过大,对公短贷和票据融资等助力增量维持相对稳定。

分部门看,5月票据融资、对公短贷贡献度高,零售端信贷负增压力大,中长期贷款占

比有待提升。但较上月而言,对公和零售端环比明显改善,对票据融资的依赖度降低,信贷结构边际改善。

“单月来看,短期、中长期住户贷款均有所减少。居民主动降杠杆、推迟购房与大额消费的行为特征未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国际金融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刘涛同样指出。

不过,市场人士认为,要准确把握货币信贷供需规律和新特点,客观理性看待贷款增速放缓,首先,从基数来看,贷款增速放缓符合客观发展规律。历经多年快速增长,我国贷款总量已突破280万亿元,在如此庞大的基数之上再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

另外,随着经济结构向更加轻型化方向转型,贷款需求自然有所下降。过去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扩张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动力更多源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下降。

此外,从贷款结构数据中也可以看到个人贷款增长回落,这是居民主动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自然过程。2024年以来,个人贷款增长放缓带动居民部门杠杆率持续下降,从2024年一季度的62.3%降至2026年一季度的

59%。从近两个月信贷投放情况看,居民对按揭贷款、消费贷款的需求仍然不高,居民杠杆率可能继续稳步下降。“长期来看,居民部门自主降低债务负担、主动修复资产负债表,有助于增强家庭抗风险能力,为经济长远健康发展打下微观基础。”业内专家表示。

银行贷款被其他融资方式替代

贷款增速也带动社融存量增速放缓。初步统计,2026年5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2026年前5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7.4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1.16万亿元。

其中,5月新增社融2.0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607亿元,环比多增1.4万亿元;社融增速7.7%,环比回落0.1个百分点。

温彬认为,去年同期政府债券和社融基数较高,形成一定下拉。从结构上看,政府债券、表内贷款为同比主要拖累,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股票融资形成小幅正向拉动。

具体来看,5月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有所回落,但受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放量等因素带动,政府债券融资超1.22万亿元,环比显著增加;在发行成本下降等因素推动下,5月企

业债券融资规模为1715亿元,继续保持同比多增。5月社融增量中信贷占比51.49%,直接融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占比升至43.31%。

另外,前5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7.48万亿元,仍处于较高水平。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9万亿元,同比少增1.38万亿元;直接融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增加7.57万亿元,同比多增2062亿元,对直接融资产生较大程度的替代,成为重要的融资渠道。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业内专家表示,贷款作为单一渠道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结合起来看,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量和效果。

“随着社会融资结构深度调整,银行贷款被其他融资方式替代成为常态。”前述业内专家补充,近年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完善,企业融资选择更加丰富多元,可以通过发行科创债、产业债或股权融资等获取资金,还可以依靠自身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发展,这些渠道对传统贷款形成了显著的替代。这就

导致在社会融资总量继续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深刻变化,呈现贷款占比逐步下降,债券、股权等其他融资渠道占比显著提升的特点。

三季度政策有望进一步发力

此外,数据显示,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狭义货币(M1)余额1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5.5%。流通中货币(M0)余额14.69万亿元,同比增长11.9%。前5个月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

5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344.45万亿元,同比增长8.7%。前5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5.77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5.63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1.26万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1.91万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5.64万亿元。

从金融数据可以看出,5月M2和社融增速维持在相对高位,金融总量保持了合理增长,新增信贷环比改善,但在总有效需求不足、融资渠道切换、贷款利率自律管理强化等因素叠加影响下,信贷投放力度相对平稳。

温彬指出,往后看,考虑到二季度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为实现全年增长目标,三季度政策有望进一步发力。目前政策性金融工具已经在提前筹备,地方项目申报进度显著提前,超长期特别国债加快下达落地,推动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在资金跟着项目走的情况下,信贷和政府债都具备提速的空间。

“应更多关注社融、货币供应量这些金融总量指标,注重结构趋势变化,并加强对实体经济的多渠道综合支持。同时,在贷款总量已突破280万亿元的背景下,需注重提升存量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金投向,使得金融供需更加适配。”温彬称。

“短期看,货币宽松环境不会转向,但单纯流动性投放难以自发带动内需,后续仍需地产、消费配套政策撬动资金向实体流转。”刘涛则指出,当前经济内生融资需求不足,对公政策性投放无法对冲居民端持续收缩,仅靠总量宽松难以稳内需,政策重心仍须落在地产风险有序缓释与居民收入/房价预期修复这两条主线上。

北京商报记者 刘四红

西街观察 Xijie observation

AI是所有行业的“极务正业”

张绪旺

理想汽车CEO李想近日在社交平台回应“车企不好好造车,不务正业”的质疑称,要让大家看到理想汽车的“极务正业”,基于汽车形态的具身智能,可能是第一个进入物理世界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AI不仅不是不务正业,恰恰是所有行业的“极务正业”——过去不是,现在可能不是,未来必须是。被质疑的李想甚至不是跨界AI最激进的那一批企业家。

马斯克同时经营电动车、火箭、脑机接口和人形机器人,何小鹏在造车之外兼任机器人业务CEO,小米、蔚来、比亚迪……都在搞AI。蔚来CEO李斌不久前更是放话:现在的汽车公司,必须成为AI公司。

“李想们”的表态和行动,既是为自身的战略辩护,也触及了更深层的问题:AI时代,行业边界究竟应该如何划定?

传统业务模式的边界思维正在消弭,从互联网时代开始,人们逐步形成共识:新技术尤其是基础支撑技术不是某个行业的专属领地,而是所有行业的基础设施。互联网、云计算、AI,如同水、电、煤,已经成为底层能力。

质疑“不务正业”,是旧时代遗留的思维惯性,那时候行业与行业壁垒分明,企业的本分是深耕“一亩三分地”。

但今天,行业边界正在被技术高速迭代系统地拆除。互联网最初也只承担连接信息的职能,现如今已然发展为公认的新基础设施。AI注定比互联网走得

更远,它直接介入生产力和生产要素重组,能够自主决策、持续优化、重新定义各行各业的产品形态。

汽车加上AI,就不再是单纯的机械载具,而是具备感知和交互能力的大型移动终端。医疗、金融、制造、教育,几乎所有行业都在经历类似的底层重构。

再用“本业”和“跨界”的二分法去框定企业行为,已经不适用于AI。

况且,本业从来不是一个静态概念,深耕更不等于固守。柯达之于数字影像,诺基亚之于智能OS的商业教训,概莫能外。

汽车行业正经历能源替代、交互模式等多重变革,竞争激烈且瞬息万变。如果一家车企把自己的本业仅仅定义为制造车身和底盘,却把智能驾驶、智能座舱这些AI核心能力视为副业,它很快就会滑向产业链的低端,成为缺乏时代议价能力的落后产能。

当然,质疑声音中有理性的逻辑,汽车需要什么样的AI,企业在何种阶段发力何种AI……不乏部分从业者浑水摸鱼或者粉饰门面。外界对“不务正业”的质疑,也折射出对AI领域浮躁气息的反感。

因为“极务正业”并不容易。AI领域的浮躁,从来不是从A到B或者从0到1,而是从1到100、1000、10000的真实性问题。

AI是所有行业的“极务正业”,为跨界鼓掌,但对动辄宣布“全面胜利”保持警惕。

六部门划定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合规坐标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旨在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

《指南》适用于在我国境内从事金融信息服务的金融信息服务提供者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和重要数据识别工作,不适用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数据和军事数据。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金融信息服务有序发展,金融信息服务领域数据规模扩大、流动频繁,亟须分类分级规范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明确,国家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对数据实行分类分级保护。《网络安全安全管理条例》明确,各地区、各部门应当按照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确定重要数据具体目录并重点保护。为落实法律法规要求,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制定印发《指南》,旨在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

具体来看,在数据分类方面,《指南》按照金融信息服务数据的业务属性进行分类,其中一级分类为业务数据、用户数



据和企业数据3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二级分类9类、三级分类67类。

《指南》为什么将一般数据进一步细分为“敏感一般数据”“常规一般数据”?该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金融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金融信息服务是指向从事金融分析、金融交易、金融决策或者其他金融活动的用户提供可能影响金融市场的信息和/或者金融数据的服务。从服务的对象看,金融信息服务面向金融相关的用户,向用户提供的信息或数据可能影响金融市场稳定;从提供的数据看,金融信息服务数据涉及金融市场数据、宏观经济数据、农林牧渔等行业指标数据,数据内容相对敏感。

为此,《指南》结合金融信息服务领域的特殊性和所掌握数据的敏感性,在国家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框架下,对一般数据作了细分,将一旦被泄露或篡改、损毁,对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利益有一定影响,或者对组织自身或者公民个体造成重要影响的数据,划分为

敏感一般数据,旨在推动金融信息服务提供者加强对此类数据的安全保护。

在分级方面,《指南》根据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程度和敏感程度,以及一旦遭到泄露、篡改、损毁或者非法获取、非法使用、非法共享,对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秩序、公共利益、组织权益、个人权益造成的危害程度,将数据从高到低分为四级,分别为核心数据、重要数据、敏感一般数据、常规一般数据。

该相关负责人介绍,金融信息服务提供者可按照《指南》“6 数据分类分级流程”明确的步骤进行数据分类分级,包括:数据资源梳理、数据分类、数据分级、形成数据分类分级清单、报送重要数据目录、动态更新管理。为便于金融信息服务提供者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指南》附录A给出了金融信息服务数据第三级分类67类数据的数据描述和示例,以及数据分级的参考最低级别。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